

欧阳

十几年前搬到望京时它还是座睡城。白天人齐刷刷地奔向四环路内,晚间则回到这里,做顿饭睡一觉,等太阳熄灭路灯后,再重奏昨天的老调调。要有什么热闹事多半是聚居在此的高丽族裔所为,像半夜三更嘶喊擂鼓在露天看电视播放韩国足球队的比赛,并且没谁抱怨。睡城居民显然不多,要把建筑工人排除人迹更稀疏。

不过,既然是北京,也有点不夜城的样子。花家地街有一排简易建筑,夜半总是灯火通明,像盖街,几家看起来卫生和食物品质都欠佳的餐馆生意兴隆,凌晨三四点钟依旧高朋喧哗。

不嗜熬夜的我晚上总睡不好觉,偶尔会去那些苍蝇也很喜欢的饭馆喝一瓶啤酒,看到,更多是在家里想到那些幸福的人在那里生猛吞咽,我会滋生一些幸福感。后来华联、沃尔玛类等无孔不入的商人来了,接着人和车就像蚂蚁一样不分东南西北地胡乱奔行。昨天还不能躲避阳光炙烤的宽阔马路城里一样拥堵起来。



陋室观夏

说到城里,七八年前有一次晚上的高四之行。也就八九点钟吧,昏暗的街灯下我迷了路,走进胡同打探,连问五六人竟然全是户口非京籍的外地租客。嗯,看来望京更像北京,虽也是移民,但户籍是首都的。

周末继续难眠,想着不夜的北京和望京CBD那些高大威猛的钢筋水泥,动了亲自一游的心思。

出楼门感觉脚力不济,驾单车吧。大街上车、人几乎皆无,行到望京SOHO,全无人迹的样子。围着三个弧形建筑步行一圈,仅一家24小时便利店开着,欲进,见俩员工埋头业务,不打搅的念想冒出,继续转圈。

地面门店多是有关吃的行当,意外是有两家口腔诊疗招牌,也是牙范畴。作为医院特别门诊触不到的小民,很想医保收纳这些私有机构,以消解堪比登天的看牙挂号。想着这事就听见了人声,几个小伙子从楼门出来,念叨着吃饭?回家?没听清,倒是听清一位说,延迟渠道款项的事刚忘说了,跟着的声音说那是小事,再说。看来是整大事才这么晚,拒付款项都是小事,不知何事算大事。楼上少部分房间亮着灯,整大事还是熬夜玩?

骑上车,去黑灯瞎火的CBD又转回来,立交桥洞下面,一位身着黄标外卖快递服的人趴在骑着的电动车上睡着了,小伙子还是中年人?看不见脸。我不忍滋扰轻轻地离开了。省钱还是干活晚了回租屋麻烦?希望他睡得好,回头干活安全有精神。

经过不知是租金还是网店原因开张的沃尔玛,十字路口一条路一辆车,两辆是出租车。这个白天难以通过的路口居然冷清得没有一点不夜的样子,而花家地街那一排夜游神的食堂关灯歇业也有好些年了。

去找不夜的风景。路上有人拉着箱子看手机。在等滴筹?接着在一条小街里看到了不夜的小馆。几个小伙子坐那儿默默地喝酒,刚离开的一男一拨似有一人喝醉,带着队伍在街上摇晃前进。再到麦当劳,只有一个趴在桌子上睡觉的非店员,她又为何在此安眠呢?

望京医院门口亮着灯,好一会儿也没见人进出,看来人民群众安好,没有急症催促前来。一辆大声放着RAP的车经过身边,是在唱O,Bad?没听清楚,下一个路口红灯,RAP车被我追上,还在一直Bad,就一个词,什么意思?不好吗?绿灯现,Bad车随即远去。马路车道上立着一辆共享单车,边上车位空了,当是司机扔下后开车自走。

望京的夜又安静了。没多远有清洁车在收垃圾,一人在下半举人高的桶,一人在上抬起来往桶里倒,动作机械简单,怎么还是人在做?市政翻马路上瘾,花不了几个钱的事没机械化?不解!这该是清洁工新的一天了。

卖早点的也该干活了吧?果然那家我来过几次的小店灯火明亮,两人正把雨淋进屋的桌凳搬出来。相距不远的网吧年轻人专注盯着屏幕,带着耳机安稳地让心情激荡。再到望京西路那家似乎夜间才开张的烧烤店,店家在,食客却没踪影……

返回小区,正碰上身穿红标菜桌的外卖哥经过,送?还是开始新的一天?弱声的知鸟让小区格外安静,安静得祥和。

突然有狗叫声——早起的普通人家醒啦。一看时间已经四点半,无脑的太阳一会儿该把白光扔过来了,望京该苏醒了,北京也该苏醒了……

待白天来临,繁乱骚动的喧嚣中,谁还会注意到这些单个但未必单独存在的画面呢?

背包客的远方

陈学军

每一次离开
故意让自己步履匆忙
只想心平气和地告别
那些心存眷恋的城市
和许多还没来得及细细品读的地方
每一次转身
总告诉自己不要流离期盼,不要回头张望
只因为,这都是别人的城市
而我,必须回到养育我的故乡

其实行色匆匆中
总有些过目难忘的场景
让我不虚此行
也有很多遗憾如一阵细雨
突然地落在心底
又蓦然随风散去

我不愿将思绪长久的停留
在某个到达过的异乡
心的空间太小
盛不下那许多的不舍与念想
于是,我永远只能是个匆匆过客
从陌生的城市里穿行
不停地从远方归来
而后奔赴另一个远方



晓寒

我想过很多次要成为那个开船的男人,从我家门口开到对面人家的门口,熄了火,然后把船丢在河边,插了竹篱,下了船,一屁股坐在田埂上,点一根烟,边抽边和地里种菜的人讲几句话,阳光落满一身,满地的菜苗在笑声里愣愣地长。这段空隙里,过河的人三三两两地来了,上了船,找一个位子坐下,人齐了,烟也抽得差不多了,丢了烟回到船上,摇响柴油机,掉转船头,又从对面人家门口开回来,如此反复,把一个个枯涩的日子过得水花四溅。

要说日子枯燥,也有些言过其实。那时候,我在县文化馆编一本文学杂志,每天吃过早餐出门,沿着圭斋路笔直走,街上半天看不到一台车,闲人也少,经过学校、银行、杂货铺、菜市场……十几分钟后再往左拐进解放路就到了。然后,洗了杯子,泡一杯茶,坐在一棵老雪松树影下的屋子里看稿子,中午回来吃饭,下午又出去。我觉得我和开船的男人做的事情差不多,他摆渡人,我摆渡文字。只不过有时候,我还是觉得摆渡人更具体,更像生活。

碰上天气好的周末,我会带儿子去坐船。下了

楼,出了院子,穿过街道就到了河边,一条短短的石板路通向码头,每天来往的人多,平整的青石被踩出光来。苔藓见识过脚板的厉害,躲在石头缝里,年深月久,早就断了出头的念想。两边黝黑的泥巴里长些草出来,车前草、虱子草、狗尾巴、水芹菜,大概是频繁的水涨水落的缘故,都在卖力地长,结果并不如意,影子倒在水里,无序而冷落。

船老实实在地停在码头,两头敞开,中间一个不大的舱,两边铺的长木板都能坐四五十个人,顶篷也是木板搭的,稍微现些弧度,像一张等风的帆。开船的男人40岁出头,站在船头,一身洗得泛白的军装。他一手夹着烟,一手打着手势招呼上船的人:都往里面走,注意安全。

上船,踩在木板上扑扑地响,找一个位子坐下。望望两边,河上游很远,从山里钻出来,绕过人家,向着船走,下游在房子和菜地的簇拥中,穿过一座汽车桥,一座火车桥,转一个弯,往山里一钻,不见了。风总是从上游来,跟着水来,在很远的地方,我没看到它,来到我身边,遇到船的时候,突然膨胀了,现形了,呼的一下,一串水花开在船舷上,脆生生的,啪啪地响,打湿了躺在船上睡懒觉的阳光,在水的花瓣里,身子跟着船有节奏的摇摆。



菊花脑

杨丽琴

那一年春天,外婆从娘家带回来一把菜种,很随意地撒在院子里的墙角边。几天后,我发现撒过种的地方长出了嫩绿的小芽,外婆告诉我,那是可以吃的菊花脑。

一天,外婆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中,去到厨房里淘米做饭。做饭的间隙,外婆去院子里掐一把菊花脑的嫩叶,清洗干净,用淡盐开水烫了,再控净水,拌上蒜茸、盐、白糖、鸡精、醋,再滴几滴芝麻油,一盘凉拌菊花脑就成了。有时,为了调换口味,还会切一些黄瓜丝、甘蓝丝、小番茄粒,拌在一起,极受我们的喜爱。

大多数的时候,外婆喜欢做菊花脑鸡蛋汤,这样的做法更为简洁。只要将锅里的水烧滚了,放入菊花脑叶子,再打一个鸡蛋,搅碎,泼撒在汤上,放少量的油、盐,菊花脑蛋汤就做好了。那时,我站在锅边边,看着锅里的汤一潭碧水似的,水里沉着碧绿的菊花脑叶子,上面漂浮着一层金黄的蛋花,心里就感觉清爽。轻轻喝到嘴里,更是清清凉凉的,还有一股淡淡的薄荷味儿。不过,菊花脑汤要现做现喝,喝不完的,

李 晓 东

想起当年下乡的日子

李 晓 东

1970年9月,我下乡到辽宁省开原市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家大队当知青。

一个月之后,生产队长找我说:队委会昨晚开会了,大伙认为你的表现不错,决定让你参加队里的“分配领导小组”参与制定队里今秋的分红方案。此外,队长还让我明天上任“护青员”,也就是看护地里的农作物不被人盗窃或被牲畜啃吃。

听了队长这一番话后,我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要知道,当时的“分配领导小组”和“护青员”,可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的;那可是组织上对一个年轻人的极大信任啊!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,那时让我参与队里的“分配领导小组”并任“护青员”,似乎就像今天的领导提拔我到一個关键的岗位担任重要职务一样。

对此,我当时有两种的感受:
一是我觉得是队长看重我有一定的政治素质,

能了解国家有关粮食的分配政策,会为队里秋后分粮提供“既不违反国家的粮食政策,又能让农户尽量多分一点口粮”的参考意见。那时,国家对粮食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,除留下有限的口粮外,不允许私分粮食。

二是我觉得队长让我担任“护青员”,是看重我没有私心杂念,坚持原则,敢于和不良现象作斗争。也就是对偷粮者不循私情,敢得罪人。

这样一来,我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,决不能辜负队长对自己的希望。我常常暗暗地要求自己,要更卖力气地干好农活,要更好地表现自己。特别在“看青”的过程中,遇到乡亲们“捡地”(拾捡落在地里的粮食穗)。我总是表现得“一本正经”,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们面前六亲不认,甚至“两眼一抹黑”地大呼小叫,不允许乡亲们捡粮。我觉得自己身为“护青员”,一定要坚持原则,绝不可以在好朋友面前“开口子”,更不会慷国家之慨,将落在地里的粮食送人情。

也许是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,没过几天,队长又让我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。就是要每天

陆续有人上船。老婆婆腰板挺直,挎着竹篮子迈着碎步,篮子里放着洗衣粉之类的日常用品,女人两三个结伴,手里拿着几个折好的蛇皮袋,边走边唧唧喳喳说着话,担撮箕的中年汉子,穿着黄跑鞋,裤脚高高卷起,嘴里叼着吸了一大半的烟,一截烟灰摇摇欲坠。这些人彼此熟悉,把东西随手丢在一边,大大咧咧坐下来打招呼。今天豆子卖什么价?你的白菜卖完了没有?对方要么一脸欢喜,还行,价钱不错。要么摇着头叹气,菜越来越不好卖了,明年不想搞这了。其他人跟着点头,附和几句,叹息两声,短暂的沉默过后换了话题,扯些家长里短,柴米油盐,每一个字眼里都是烟火气息。说着说着话就说光了,没有了,还要说些什么,一时又没有想起来。船舱里安静下来,男人接着抽烟,烟头一晃一晃,时明时暗,女人转头望着河水发呆,不知在想什么。这些都是河对面的人,刚从菜市场卖完菜回家,来帮忙生活,只有我和儿子是闲人,专为坐船而来。

人齐了,十几个人挤在船上,座位不够,有几个站着的。开船的男人把烟丢了,喊一嗓子,都坐稳了,要开船了。话头刚落进水里,转身就扯出了插在船尾股那个孔里的竹篙,把竹篙放稳妥后,钻进玻璃围着的驾驶窗,弯下腰拿起摇手甩开膀子使劲地摇,柴油

淡年

秋天的天空,蓝得透明,蓝得纯净,就连空气都被染成了蓝色。

在这蓝色的世界里,闭上双眼,整个身体就会浮起来,伴着蓝色的风,飘向遥远的蔚蓝。再睁眼时,自己也变成了蓝色。

任何事物以蓝天为背景都是美的。比如那悠闲的白云,就像是蓝色餐布上的一团团洁白的棉花糖。坐在葡萄树下,你会发现碧绿的葡萄叶也被染成了蓝色,仿佛有液体在叶脉里汨汨地流淌着。把美丽的格桑花举过头顶,放在蓝天之上,阳光透过花瓣,明亮而艳丽,那花便充满了灵性。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,你会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变化,变成一棵树,变成一棵小草,又凝成了一滴水,最后融入了蓝色的海洋,变成了一抹蓝。

夜幕降临时。环绕的群山像是夜的睫毛,正中天依旧有潭深邃的蓝,就像一只深情的眼,偶尔有一两

曹春雷

初秋的深夜,适合闲坐。一盏灯,散射出柔且暖的光。一本书,在桌上。此时,书可以看,也可以不看;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。平日里患得患失的心,渐渐在灯光下安静成一湖波澜不惊的水。

心静了,窗外的虫鸣就会听得清了——如果说你是在乡下的话,你会听到,虫声散落,远一声,近一声,高一声,低一声……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只,多少种虫子在鸣唱。如果推开房门,到院子里去,就着明晃晃的月光,或者打着手电筒,循着声音找,也不会轻易看到它们的影子。

虽然你看不见,但它们在,一直在。在南瓜秧下,在葡萄架下,在丝瓜丛中,或者在石榴树下、草丛里,将声音源源不断地播撒出来。如果你冲着响声最集中的地方,猛地大喊一声,或者跺一下脚,那声音便一下子止住,但过不了片刻,一个单薄的声音怯怯地,试探性地响起,然后两只、三只加入进来……声音越来越嘹亮,直至融汇成大合唱。

回屋,依然坐在灯下。就让它们在院子里唱吧,权当是它们在举办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夜晚是属于它们的,整个大地都是它们的。

虫鸣听多了,就会对夜晚有了一种历史的悠远感和岁月的沧桑感。仿佛听到了几百年前、几千年前的虫鸣,仿佛这夜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。

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。”
只是虫子不是当年的虫子,听虫鸣的人,也不是当年的人。

虫鸣中,蛐蛐居多。“紧紧盖盖……紧紧盖盖”它

机突然地响,船头的铁皮烟卤里冒出一股青烟。船慢慢掉头,光溜溜的水面刮出一道水纹。船桨使出浑身解数撒欢,水花在明亮的阳光里,开了一树,又谢了一树。

不远的地方,牛在吃草,把影子丢进河里,河里的牛也在吃草。一群鸭子呱呱叫着游过去,把影子叫碎了,叫没了。钓鱼的人起得早,收了网走了,小木船被一根灰色的绳子吊在树上,上面什么也没有,连风的影子也没有,一船的冷火秋烟。

人们正在各怀心事,突然听到砰的一声,船头碰到了河岸,又退了回来,船打了个趔趄,站着的人跟着打了个趔趄,这才醒过神来,船到岸了。开船的男人熄了火,把竹篙熟练地插进孔里,船桨挣扎了几下,很不情愿地停了下来。船还在摇摆,水浪拍打着河岸,哗哗地响,泥巴溅到水里,很大一片的黄。坐船的人摇摇晃晃下了船,沿着裸露的河岸往上走,刚开始连成一线,像蚁阵一般,很快各走各的,分散了,零落了,一张张灰蒙蒙的背影贴在庄稼和山峦上。

最后一次坐船是在一个黄昏,那个黄昏以后,新建的一座桥通车了,渡船只得上岸了,像搁浅的鱼,只能等着时间和风雨慢慢地把它掩埋。

蓝色乡村之秋

颗星子在眼中闪,和这样的夜凝视,心都醉了。我不认为黑夜是存在的,是蓝色蓝得太深了,越来越深,最后深成了星光璀璨。

怎能枉费了这静美的夜。走走吧,一个人,踩着路灯下蓝色的碎光;走走吧,一个人,深吸着深蓝的空气。走走吧,一个人,怀颗淡淡忧郁的心。

此刻正好。
蓝色深处,不时有蛐蛐的叫声,花坛里的花,已经没有了白日的鲜艳,此刻是蓝色的王国。我发觉白日里越是鲜艳的花,此刻变得越是忧郁暗淡,比如火红,比如金黄……而平地里素淡的花却明亮得多,比如白色,浅黄色……这就像人的“平常心”,无论阳光与黑暗之间,有多么大的变化,它都能承受。

偶尔地上会有一层散落的白。它们都是美的,就像一副蓝色画布上的静物油画,瓣与瓣之间充满神秘,花与花之间静到可以诉说,就连地上那蓝色的影子,无需摇曳,都具美感。
心融化了,只因秋色中的蓝。

灯下草虫鸣

们这样叫。在乡下老家,人们至今都是把蛐蛐喊作“紧紧盖盖”的。一入秋,蛐蛐声就响亮起来。它们仿佛早就算准了这一天,早就等待这一天了。

我的母亲在灯下,听到这蛐蛐声,就会对我说,它们是喊,秋天了,天凉了,晚上睡觉别蹬了被子,要常起来把被子拽一拽,盖一盖。顺着这层意思去听,果然,它们是絮絮叨叨地提醒你:紧紧盖盖……紧紧盖盖。蛐蛐还没喊上几天,母亲就已把在夏天就絮了新棉花的被子抱到我的床上,让我感觉冷了的时候盖。

有的蛐蛐调皮,从门缝里挤进来,躲在房子里的某一个地方,响亮而歌。把它的歌声当成催眠曲,就会做一个美好的梦。

如今,在乡下听惯了虫鸣的我,住在异乡城市的高楼上,听不到虫鸣。有时,我到草木幽深的公园里去寻找,偶尔听到一两声蛐蛐声,我就会想,这一定是乡下的蛐蛐,跑到城里来,只为替母亲告诉我:晚上睡觉,记得要“紧紧盖盖”!



错。有时,因为工作需要加班加点,队长会临时给加班人加分,我必须及时将加分记入到记分表里。如果头一天收工太晚了,第二天早晨我也必须起早记录。否则忘了记工,出工社员就要受损失。有时有人请假没出工就没分,如果错记了出工,集体利益就会受损失,其他社员也会以不公平指责我。总而言之,一点也不能错。

到年末,我还要把所有人的工分汇总交给会计,会计按照我核算出的汇总工分,作为发放年终红利的依据。

记得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,每人一天的工分是10分,知青是8分。我当知青的第一年,我们队的效益非常好,每一分的分值是0.113,换算成收入就是10分1.13元。

那时我们,从天亮下地干活一直干到天黑收工,一天劳作时间超过12小时。如此的辛苦付出,每天只能挣几毛钱,到秋后算账分粮食,甚至会有向生产队倒贴几百块钱的。

看看我们如今的生活,真是掉到幸福窝里了。